

逆流而上 著

III

逃家

THE ESCAPE
KOF
GOM

作者的話

不知不覺疫情發生已經兩年有多，除了寫作的進度大大推遲之外，還有就是完了兒時的夢想——砌模型及為其上油。小學時砌過一款重高達 BB 戰士，雖然花了不少零用錢與時間，但是因為完全由自己亂搞一通，油油不夠均勻，結果就像給我毀容一樣，當然立刻就放棄了。現在閒坐在家，無所事事，又不想二十四小時煲劇消磨眼力，終於「的起心肝」，網購了星戰桌上遊戲的戰棋，學人家塗起來。得著 YouTube 大師的教導，總算似模似樣，搵食技能又多一項解鎖。



《逃出香港》專頁，按讚加入！

目錄

輪迴後的餘生	5
九、迷失北角	19
十、九隆城砦	142
獅子山上疾風吹	295
孤帆遠影葛量洪	302
十一、馬料水的糾纏	312
十二、娑羅雙塔之下	484
重生前的詭局	604

故事內所有出場人物及機構皆為虛構，與現實人物及機構完全無關。



獻給看到最後的你

輪迴後的餘生

香港北角。

三月七日，上午十一時。

這是一條典型的港島區街道，兩旁建著不算高聳入雲的商住大廈，大騎樓下是狹窄的行人路，分隔兩岸的是一條雙線單程行車的馬路。

原本畫了雙黃線嚴禁停車的油柏路上必定接二連三地有貨車快閃落貨，跟車的壯士們必定會忙碌地把密斗上的寶物像廢物般傾倒在路旁，讓負責快運的速遞員在垃圾山中整理善後。

然而，今天早上街道卻非常寧靜，甚至有點異常，馬路上一輛車也沒有，行人路上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就只有數盞

在路旁閃動著的橙色修路警示燈，與一個穿著灰色與黃碎花風褸的跑者奔馳在凹凸不平紅色的環保地磚上。

跑者並沒有留意異常的事情正在身邊發生，只專注著自己每一步提腳與後撐，雙手努力地屈曲擺動，汗水在手肘位置討厭地來回盪漾，就是無法逃出主人防水風褸的袖口。

「就是沒能夠堅持到最後一秒鐘！就是沒能夠堅持到最後一秒鐘！」跑者戴著褸帽，綁緊了頸繩，把整個頭都包裹起來，只露出不停地對自己囉嗦著的嘴巴。

悔恨的感覺纏繞在胸前，混雜著小奄的隱痛，昨夜那令他蜷縮在擂台上的鉤拳，好像還沒有拿開。

「陶逸新！陶逸新！陶逸新！陶逸新……」

遠處傳來的風聲帶著昨晚已消逝的歡呼聲。

陶逸新閃過丟棄路旁用來裝放平板電視的大紙箱，那紙箱與昨夜寫著「Round 8 第八回合」紙牌一模一樣。

那個小肚旁紋有蝴蝶紋身的女孩，她清麗脫俗的臉蛋清楚地浮現在腦海中；他甚至清楚地記得，毛蟲化蝶消失在水銀燈的一刻。

那是幻覺？

為甚麼會想起她？

昨夜。

「啪啪啪！」助手拍打他的臉，然後他坐在擂台上的柱邊，聽到教練對他指示說：「山本已經是強弩之末，這個回合以左擺拳了結他。」

「叮！」比賽再次開始。

失敗懊悔的開始。

這畫面還要重複多少次呢？

「唵唵唵唵～～！」一輛藍色殘舊的輕型貨車在面前快速駛過，若他再向前多一步便會提早踏進鬼門關。

陶逸新還以為會給貨車司機罵得狗血淋頭，可是司機並沒有像預期中急急煞車，伸頭出車窗臭罵他一頓，而是沒有放慢收油，甚至加速離開，轉彎抹角駛入另一條橫街，還撞倒路邊的橙白雙間的雪糕筒。

不，那更像在逃亡。

他這才發覺有點不妥，他回頭一望，街角寫著「好姨車仔麵」招牌的小舖中，那徐娘半老的老闆娘每天都會跑出來為他打打氣，在他堅實的胸肌上抽抽水，今天卻半隻鬼影也撞不到。

陶逸新站在十字路口上，往左方橫街望去，盡頭看到英皇道上塞滿了車，吵耳的響聲不絕於耳，人聲、咒罵聲、汽車喇叭聲，與這條內街彷彿是兩個平行時空。

他心緒不寧。

他沒有深究下去，只想快快結束這次晨操，回到家中。他橫過馬路後繼續向前跑，穿過幾座較新型的工廠大廈，來到七姊妹道的盡頭，模範邨的入口。那是一個較為開揚的位置，本來兩旁緊閉的天空突然豁然開朗。

他眼前的情境卻無法令人放下心頭大石。

人群像潮水般從邨中湧出來，他們有的穿著拖鞋，有的穿著睡衣，神情緊張、動作狼狽，而且完全無視站在邨口的陶逸新，幸好他身手敏捷，閃到路的一旁，才避開被撞倒的命運。人群中帶頭較為年青的幾個人，一出邨口便像箭般衝向模範邨的盡頭鰂魚涌站C出口。

可是，出口在昨夜連環炸彈案後還是封閉著，鐵閘緊緊地上鎖了，縱使青年人用力地拍打，當然一點反應也沒有，他們只好回頭，走出大馬路，尋找逃生的方向。

沒錯，「逃生」，陶逸新看到這樣的景象，還以為在拍攝甚麼末日喪屍電影。

「經過猴痘病毒的洗禮，香港還怕喪屍嗎？」陶逸新心想。

人潮正慢慢散去，當他左閃右避進入屋邨範圍，蔚藍色的天空深處便傳來震耳欲聾的嘯聲，像有巨大的東西高速迫近。他與身邊的邨民都停下來，站在原地抬頭四處尋找，卻是甚麼也沒有看見，只感覺到壓迫感從四方八面勒住咽喉，令眾人透不過氣來。

突然頭頂閃過黑影，「隆隆」的低音向著銅鑼灣方向就此遠去。陶逸新的視覺神經發達，他看見一隻長翼的東西飛過。

同一時間，銅鑼灣方向傳來劇烈的爆炸聲，本來停了格的邨民變得更激動，四處竄跑，亂作一團。

「哇哇哇！」

「美帝打到來了！」

「不！是恐怖襲擊！」

「香港的九一一！」

「走佬新！快過來幫忙！」在鼎沸的人聲中，離開郵口不遠處，前後座相連的民寧樓二樓傳來熟悉的呼叫。

陶逸新跑回頭路，看來他原本不是住在這一座。

他上了樓梯，不斷有人從樓上背著家當下樓逃生。他沒有理會，逆流而上，走進長長暗暗的屋邨走廊，兩邊大部分的門口都緊閉著，似乎所有人都已經離開，壓迫感與剛才在地下的騷動迥然不同。

他似乎知道呼叫他的聲音主人是誰，並沒有理會其他的東西，筆直地向前走。

經過其中一個單位時，中門大開，只鎖上了鐵閘，一個婆婆坐在輪椅上對著走廊不停地搖頭嘆息：「走不掉了……走不掉了……」

陶逸新望入屋內，屋內一片凌亂，大大小小、一包二包的東西——正確地說，是垃圾堆積在屋內，只留下一片舊式大牛龜二極管電視機在播著新聞：「赤柱方向受到導彈襲擊，暫時未知道有多少傷亡。剛剛收到特區政府緊急呼籲，香港島將會受到美軍空襲，請住在港島的居民緊急疏散，到附近的地鐵站暫避。」

「巡戈飛彈！」他終於知道剛才像箭般在頭頂飛過的東西是甚麼。

近十多年他只專注拳擊比賽，沒想到「戰爭」如此近在咫尺，感覺很不真實。

他再向前摸索，來到走廊的盡頭，在門上貼了一對門神海報畫像的鐵閘前停了下來。

他一抽鐵閘的把手，發覺鐵閘與門也沒有上鎖。

輕輕推開門，屋內整齊清潔，與剛才那一間有天壤之別。

這是一間約三百平方呎的單位，右手邊有一個深啡色的大型組合櫃，最底層是一字排開的三桶櫃，中間一層放置著一台二十七吋LED電視，電視旁邊有部黑膠唱機。

唱盤上的黑膠唱片還在轉動，但唱臂卻沒有放下。陶逸新走到唱機前，把它放下，當唱針撞擊碟上凹凸的坑紋，放在最上層兩旁的喇叭便播出一把熟悉的歌聲。

斜陽無限，無奈只一息間燦爛
隨雲霞漸散，逝去的光彩不復還

遲遲年月，難耐這一生的變幻
如浮雲聚散，纏結這滄桑的倦顏

在兩個喇叭的中間是一個小酒杯櫃，櫃內的射燈照著幾隻短腳肚大小口的白蘭地酒杯，他卻沒有留意其中一隻酒杯裏放了一條生了鏽的鑰匙。

陶逸新感到有東西迫近，回頭一看，說：「全哥？」

他還以為是呼喚他上來幫手的全哥，可是卻四處無人，他查看過兩間房、廚房及浴室，卻沒有甚麼發現。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自言自語。

突然在門外傳來女孩的尖叫聲，陶逸新立刻出走廊查看，尖叫聲不斷，而且似乎從走廊盡頭後樓梯傳來。他閉目專心聆聽，尖叫雖然消失了，但那些微弱不安的聲音仍然殘留著。不！那是金屬敲打木門的重低音。

「在上層！」

他順著聲音的方向走去，發現是四樓傳來的。他跑上去，在樓梯平台處望過去，看到另一邊的盡頭站著一個輪廓瘦削的少年。

然後，眨眼之間消失了。

只留下從菱形花紋的石磚透出來的光影。

「我看到了甚麼？」

他搖搖頭，重新集中精神，細心跟著微弱的聲音來到這層中間的一個單位。他正要開門，發覺鎖頭早已給人破壞了。

那不安的預感令他拾起外露在走廊水管上掛著的毛巾，然後使勁地包裹著左手的拳頭，當作是臨時的拳套。

現在他唯一對自己的拳頭還有丁點信心。

然後他一腳踢向木門，大門應聲而開，眼前的景象，卻是他發夢也沒有想過的。

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者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似乎失去意識，甚至不知道死活。抱著他的是一個穿紅色裙子的小女孩，她擔心地呼叫著老者，而在她倆前面的是一隻腹部是白色、背部則是橘色與黑色花紋的三毛貓，毛髮直豎，低聲吼吼，似乎正在保護在地上的主人。

因為三毛貓對住吼叫的，是一個昂藏七尺，帶著毒氣面罩，身穿灰啡色斑點迷彩的男人，他站著，正要向女孩出手。

「住手！」陶逸新大喝一聲，便衝上前，左手一揮，一拳結結實實打在迷彩男人的臉上。

可是迷彩男沒有應聲倒下，反而隔著毛巾的拳頭隱隱作痛。他認得這種感覺，那是他年少時一次大發脾氣，向著石屎高牆壁揮拳，高牆給他教訓的感覺。

迷彩男立刻反擊，也要向他打出一拳還以顏色。他拉弓動作遲緩，陶逸新本來暗笑一聲，以為可以向左輕易閃開，誰知拳到中段突然加速，他大吃一驚，低頭躲開，迷彩男的拳頭僅僅在他的臉頰旁邊掠過。

第一拳的拳風還沒有過去，第二拳已來到他的面前，連勝十八場拳賽，遇過不少難纏的對手，可是卻沒有一人如此違反常理。

他唯一的選擇就是拉開與迷彩男的距離，並期望他的手臂不會像黑猩猩那麼長吧！

迷彩男兩拳落空，陶逸新正想辦法反擊，忽然腦海一震，眼前幾乎一黑，原來迷彩男一腳踢來，正中他的右邊臉。

幸好他做過十分充足的訓練，頭上一側，本能地卸去了大半的力度，才不至於斃命當場。

可是悶酸的感覺湧上胸前，那是要暈死過去前的徵兆。

陶逸新半跪在地上，幾乎全無防備的狀態。

他看到迷彩男的褲管，一步一步地迫近。

「我還未被打倒的！」正當他想這樣說，然後奮力反擊時，他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把迷彩男撲倒在地上。

「全哥！」陶逸新暗叫一聲，原來躺在地上的男人醒了過來，看到情況緊急，便奮不顧身。

「走佬新！快帶琳琳先離開！」全哥沒有回頭叫道。

紅衣小女孩走過來把他扶起。

琳琳！

輪迴後的餘生 完

本章使用音樂

梅艷芳 - 《夕陽之歌》

九、迷失北極

9.1

十三小時後。

三月八日，凌晨時分。

在屋頂以海鷗設計的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烏燈黑火，只有依靠對岸九龍半島的霓虹燈，才能僅僅看到整座地標性建築物的輪廓。它的旁邊，伸出海面的長方形人工島，本來是用來當作直升機的停機坪，但現在則停泊著一艘黑色軍用的橡皮快艇。

「琳琳？」

冷不防被對方這樣一問，頭髮比平常更蓬亂的葉向東，一時答不出話來。因為他正想著有說在風水學上，其實會

展新翼是隻出海的海龜，傳說海龜能帶領香港乘風破浪出海，但諷刺地牠根本幫不上甚麼忙。

他們卻正要搶走軍用橡皮快艇逃到九龍去。

「琳琳！」綽號「西人」的經濟罪犯祁培聰大叫道，也想不到文弱書生型的他居然是美國秘密軍事情報機關「第三十一節」（簡稱「STO」）的特工，潛伏在赤柱監獄收集情報。

他半隻腳已踏在那艘軍用快艇，並且正要離開。

被葉向東等人包圍著的祁培聰，初時還以冷靜的口吻質問葉向東為何恩將仇報，要不是他解開獅子行地底金庫的鐵門，他還是被困在黑暗之中。

可是談到區穎與阿水一伙人的去向，西人卻支吾以對，葉向東一方有人便提及西人的女兒琳琳的下落，他立刻激動起來。

這個人便是駕駛電車來接走葉向東的十四歲少年何心豐。

何心豐雖然雙手捉著背包的兩條肩帶，動作像個小學生，但卻胸有成竹笑道：「我知道琳琳的下落。」

「你為何會知道？」不愧是瞞騙銀行五千萬智慧型經濟罪犯，西人很快便冷靜下來：「現在香港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孤島，你這樣說只是想欺騙我，搶走這艘快艇而已。」

何心豐同時亦是昨夜接應北韓特務「牡丹」在上環林士站「逃走」的人，他似乎知道的內情比葉向東還要多，也不知道他在想甚麼，只說：「我就是知道啦！你當然可以不相信，但是若果我說的都是事實的話，你就會錯過了唯一再見親愛寶貝女兒的機會。」

何心豐這樣一說，以退為進，反而叫西人為難。

「西人……你就聽聽他這個細路的話不是就很好嗎？」站在一旁的老蘇，雖然穿著美軍研發的軍用外骨骼，手拿著

蘇聯製的AKMSU卡賓槍，而且還用槍頭對準著西人，但語氣卻甚是苦口婆心。

「要和他嘮嘮叨叨作甚麼！讓我一槍了結他，然後上船不就好了？」老蘇旁邊的老楊不耐煩地說。

「不可以！他雖然是逃犯，但是他現在手無寸鐵，不能這樣就傷害他，我們要用最低的武力來制服他！」昨晚與葉向東等人追捕港島連環炸彈案的警察PC1403——潘進說。

「最低武力？你還以為自己在當警察嗎？」老楊忍不住嘲笑他說：「而且真槍實彈指著人都能叫作最低武力？」

潘進其實也手持AKMSU指著西人，他立時滿臉通紅，一時不懂反駁：「你……」

老楊見一擊得手，正要乘勝追擊，尋他的開心，可是何心豐一揮手，老楊便立刻把話吞回肚中。

這情景連葉向東也甚覺奇怪，為甚麼一個十四歲的小鬼能指揮幾個歲數加在一起上百歲的老江湖？

何心豐當然沒有回答他，繼續向西人說：「我們手上還有真正的潘多拉之盒與鑰匙……」他望一望葉向東，奸笑續道：「你這樣離開，巴爾塔薩也不會放過你的。」

葉向東打了個冷顫。

西人卻再次沉思著。

「而且，我們正要去救琳琳，你不會不一塊兒來吧？」何心豐伸出手像是要把祁培聰拉回岸上。

「我們不是要搶他的快艇嗎？」老楊跳了起來：「香港島一隻泊岸的船隻也沒有，過海水隧道早就給封了，現在就不是要靠他的快艇『走佬』了嗎！」

「噓……別那麼大聲，這也可能是一種陰謀詭計！」老蘇截著他說。

西人想了再想，問道：「你真的有琳琳的下落？而且願意帶她離開香港？」

何心豐堅定地點了點頭。

西人正要上岸，突然一發火箭炮彈射向快艇，擊中了快艇的油缸，火焰直衝二樓！

「有埋伏！散開！找掩護！」

「由……會展新翼二樓射來的！」

「開火開火開火！」

葉向東躲到一輛停泊在迴旋處的旅遊巴後面作掩護，何心豐也走到他的身邊，說：「你過去看看西人的情況如何吧！」

「我？」葉向東驚訝地說。

「當然是你！」何心豐見他膽小的樣子，便說：「放心！你是鑰匙，他們不會開槍殺你的！」

「『他們』究竟是誰？」話還未說完，便被他一腳踢離旅遊巴的掩體，子彈與地面產生的火花在他與旅遊巴中間四射，要躲回去是不可能了，他只好硬著頭皮直奔向西人的方向。

子彈雖然在身旁掠過，但真的如何心豐所言，沒有一發射中他。

他跑跑跌跌來到西人的身旁，前面是已爆炸的橡皮艇和一片火海。

西人半躺半臥地坐在地上，背部緊靠著直升機場旁邊的石屎躉。地上長長的血跡由火海拖到他的褲管下，除了仍然滲著血水之外，還看到長褲上插著一些爆炸的碎片。

西人看到葉向東跑過來，一臉驚訝。

「你沒事嘛？」葉向東蹲下問。

「一看便知道了。」西人開始感到疼痛，苦笑道：「你過來幹甚麼？」

「我來帶你離開。」

西人一瞥他，便閉起目來，似乎要用意志力與痛楚抗爭，慢慢地說：「葉Sir，本來我是最看不起你的。」

葉向東並不明白他為何這個時候仍然這樣說。

「在大祠堂中，你們這些所謂『老師』，只是粗暴的制度下披上糖衣的毒藥。你們所謂『老師的尊嚴』，當離開課室的鐵閘之後，只是滿足生存慾望的行屍走肉。」西人喘著氣說：「囚友們聽你們指揮，只是害怕你們狐假虎威。」

葉向東心想，這情況並不止於所謂「大祠堂」的赤柱監獄之內發生。

「尤其是你，第一天踏進課室，居然拿著咪也害怕得手震，卻裝起威風來宣告甚麼課堂規矩，你知道我與阿水和陸叔忍笑忍得很辛苦嗎？」

葉向東沉默不語。

「我們還曾經開過盤口，賭你究竟可以堅持多久才辭職。可是，你不但捱過半年的時間，居然因為一個無關痛癢的訊息，由赤柱來到中環戰場，現在也不顧自己的安危跑過來，看來我是小看了你。」西人笑道：「作為一個人，我是小看了你。」

葉向東也沒有反駁他，他會出現在這時這地，不全然是他個人的意願。

「作為一個人，我請求你幫一個忙。」西人續道。

「琳琳？」

西人點點頭。

「不！我拒絕！」葉向東想也不想便回答，還未等西人反應，他便一手捉著他肩膊，西人的手臂跨過自己頸項，然後扶他起身。

「作為一個父親，自己的女兒自己去救吧！」葉向東說。

9.2

敵方的火力越來越猛烈，在會展二樓及四樓都不斷傳來掩護射擊的聲響與火光，在漆黑的環境下，一條一條的光線在互相交織著，躲到博覽道東公廁的老楊與老蘇，也被彈幕射得無力還火。

「7.62毫米蘇聯彈！」只聲槍聲、留在空氣中的火藥味道與身旁燒焦的彈孔，老楊便認出來，並叫道：「是RPD輕機槍！」

「應該……是62式！」老蘇修正補充。

在迴旋處的旅遊巴，有何心豐與潘進，本來打算由後方近海的公眾碼頭相連的博覽海濱花園撤退，可是他們正要衝下去時，遠遠已看到在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的方向，幾個紅色的影子在直奔過來，早就等待伏擊他們。

「退回去！退回去！」潘進大叫。

他們又只好縮回車上。

「他們究竟是誰？」葉向東扶著西人正在橫過毫無掩護的直升機坪，卻意外地沒有惹來任何槍火。

「你看不到她們的身影嗎？」

葉向東只能隱隱約約看到遠處有幾個紅色長袍由會展二、三樓飄浮而下，迅速地迫近金紫荊的雕像附近，與老楊與老蘇等人只有一個迴旋處之隔。

「紅衣女鬼！」葉向東想起了在瑪麗醫院時的激戰。

「她們就是『卅五室』，北韓的特務機關。似乎她們也逃過電子脈衝爆炸時引發的轉移。」西人說。

「轉移？」

「那是雪姑七友埋下的一個陷阱！」西人說：「但要解釋也不容易，還是先想辦法離開吧！」

葉向東與西人來到公廁相連稍稍高半層樓的建築物，是直升機候機室，面向迴旋處的一面是各種錶房，沒有窗戶或門口，故此葉向東也不知道最新的戰況。

穿著外骨骼戰鬥服的老楊與老蘇，輕輕一跳便上到候機室的天台，躲在兩條裝飾用的石屎柱之後，不時伸頭出去與紅衣女鬼駁火，算是阻慢了對方一點點推進。

「好臭好臭好臭！雖然上來這邊，但公廁的臭味還是很難忍受！」老楊說。

「相比……臭格，這算是不錯了！」

「大祠堂的好過它上百倍了！」老楊抗議說：「我們都有十幾年沒有去臭格啦！而且大祠堂的廁所我可天天清洗乾淨啊！」

「糟糕……她們已差不多去到豐仔與進仔的旅遊巴旁邊！」老蘇叫道：「再這樣下去，他們會被女鬼們捉著的！」

「豐仔與進仔？」西人苦笑道：「老蘇叫得倒很親切。」

「究竟怎麼了？我們應該怎麼辦？」葉向東大聲說道。

老楊躺下在天台伸出頭來，往下望向葉向東說：「我們已被紅衣女鬼完全包圍了，現在只是垂死掙扎，你還是準備聽天由命吧！」

葉向東想不到一向頑固的老楊會這樣說，他千辛萬苦來到這兒，最後還是逃不出厄運？

不！現在投降還是太早了！

葉向東不能跳上天台，面前是完全垂直的落地玻璃，要爬也爬不上去。他只好放下西人，一個人走向旁邊公廁，希望離開直升機坪的範圍，看看能否幫上甚麼忙。

「我是鑰匙，他們不敢傷害我的！」葉向東對自己說。

誰知一打算離開公廁的轉角，便有重機槍的掃射來招呼他，子彈的閃光在面前飛過，所產生的風壓震耳欲聾。

他嚇得退回來。

老楊見到大笑道：「一定是豐仔告訴你他們不會射你？你別搞錯了，難道你的額上鑿了『主角不能死』幾個大字麼？」

葉向東想想也是，自己被騙了，立刻臉紅紅的。

「隆隆隆！」就在這時，從會展深處傳來如港鐵列車經過的聲響，在二樓及四樓的機槍也停了進攻。

葉向東探頭望去，那是由穿過新翼地面的博覽道傳來的，那個半密封的隧道形成了共鳴箱，把聲音放大了幾倍。

「有東西正在接近中。」潘進也在旅遊巴上往外望，他見正要包圍他們的紅衣女鬼們也找了地方掩護，屏息等待。

「不會是暴龍吧？」何心豐說。

潘進一翻白眼。

在公廁旁邊的葉向東看得最清楚，在黑暗的隧道中，跑出來的並不是侏羅紀的地球霸主，而是更令人覺得害怕的惡魔。

「快跑！那是台粗齒鋸！」葉向東大叫道。

「粗齒鋸？有牙的嗎？」老楊不明所以。

葉向東跑回西人身邊，一邊要扶起他，一邊說：「那是美軍的無人駕駛坦克！想不到它們還在！它們還會動！」

一駕裝有50口徑的機關槍、40毫米自動榴彈發射器、M240B7.62毫米機槍以及M249機槍的無人駕駛坦克駛出了會展新翼，轉了一個左彎，就在迴旋處的出口，正正對著潘進與何心豐的旅遊巴！

紅衣女鬼們二話不說，攻擊的目標立時轉為那台無人坦克，RPD機槍與AKMSU不約而同迎向它，而坦克也不是省油的燈，火力全開反擊。

「我們還是快快跳入海中逃走吧！」葉向東正要扶著西人退回一片火海的岸邊，卻被老楊阻止了。

「等等！」看著粗齒鋸以榴彈炮攻擊隱藏在會展中的RPD、用兩把M240及M249招呼躲在金紫荊雕塑後的紅衣女鬼，黃金色的雕塑不斷迸發著閃閃的亮光！

兩發RPG先後射向粗齒鋸，其中一發還瞄準了它的履帶，可是都給主動式電磁裝甲把炮彈彈開了。

「啊！那幾乎是刀槍不入啊！」老楊不明箇中的原理，但眼前的境況卻無法不接受。

「那我們還不逃跑？」葉向東心急地問。

老楊由本來作為獵人後來變成了獵物，現在再由獵物變成觀眾。看著敵人被敵人的敵人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何不再暗爽地欣賞多一會？

在停機坪的葉向東被候機室建築物阻擋，甚麼也看不到，只聽到不斷傳來爆炸聲，但他在中環灣仔繞道領教過，大概也想像到發生甚麼事吧？見二老沒有反應，便自己離開了。

不到兩步，他被人抓緊肩膊，一下離心，便來到候機室的天台。

原來老蘇一抓一跳，便把他與西人送到天台上去。

「別走……花生的指數實在太高。」老蘇也不得不這樣笑說。

葉向東眼看紅衣女鬼們死的死，撤的撤，情況甚是狼狽。

「女鬼們都給打跑了，怎不留多一會？」老楊一邊蹲下查看西人的傷勢，並進行緊急處理，吃慣大茶飯與軍人出身的他，看到這些傷的反應就如小孩子擦傷手腳一樣。

「但既然女鬼們都撤退了？下一個目標不就是我們嗎！」葉向東話還未說完，粗齒鋸突然筆直駛向潘進及何心豐所在的旅遊巴處，潘何二人也下了車，走到迴轉處的中心。

眼看這二人就要給坦克輾斃，葉向東正要閉上眼轉頭不敢再看，粗齒鋸竟然在最後一刻停下來。

「為甚麼？」葉向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轉念一想：「難道他們也是巴爾塔薩的人？」

老蘇見微知著，看到他神色有異，便說：「放心……你先看清楚。」

在粗齒鋸車底，居然鑽出了一個人來。

光線雖然微弱，但他認得這個身形。

西貢豪宅連環爆竊案的主人翁，開鎖高手阿歷！

「阿歷！怎會是你？」葉向東給老蘇拿抓著兩脅，然後便如騰雲駕霧般來到他的面前說：「你不是留在電車上等我們嗎？」

「話是沒錯，我見大家追著西人，便留在車上看守所有裝備。」阿歷雖是南亞裔人，卻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若合上雙眼聆聽，根本猜不出他的膚色有點偏黑，他續道：「可是，不一會，我便發現有人也從後追著你們。看勢似乎是打算螳螂捕蟬。」

「螳螂捕蟬？」何心豐問道。

「黃雀在後。」潘進指正說：「意指別人目光短淺，不顧後果。你們這一代網絡知識出神入化，但連最基本的成語故事也不及一個阿差嗎？」

「我可不是阿差，而且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阿歷的話中帶了半分火氣。

「好了好了，然後呢？」葉向東卻不關心他們之間的恩怨。

「然後我便跟蹤他們，來到會展地下，發覺中環灣仔繞道裏停著一架坦克車，它一動不動，便打算駕駛它來助拳。」阿歷說：「那就是這一台。可是怎樣也找不到它的駕駛倉，花了不少時間才解開車底的鋼門進到車內。」

「開鎖爆竊是你的專長，想不到駕駛坦克也都懂得！」老楊很少佩服別人，這句卻是心悅誠服地說。

「我也不懂啦！幸好裏面有一個電視遊戲機的遙控器，我才駕得得心應手。」阿歷笑道：「我入大祠堂前可是《俠盜獵車手》的頭號粉絲。」

「居然是這樣？！」葉向東有點難以置信。

「那手掣究竟是交差盒還是喪屍的呢？」何心豐一談到這話題，便兩眼放光，纏著阿歷不放。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了？」老蘇問道。

葉向東望著躺在地上暈死過去的西人，便說：「先過北角再算吧！」

9.3

北角，顧名思義，是香港島的最北端。

事實上，那並不是指港鐵站一帶，而是包括西北面的炮台山及七姊妹地區，及伸延至鰂魚涌。由本來福建移民聚居

到後來第二族群潮州人不斷增加，在二戰之後，已成為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貫通整個地區的主要幹道——英皇道——全天都是車水馬龍，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是繁忙時間。

可是現在水靜河飛，一個人影也沒看到。

「為甚麼你知道琳琳會在北角？」躺在電車下層地板上的西人甦醒了。

葉向東望著前方在駕駛電車的何心豐，他興高采烈地與身旁膚色黝黑的阿歷談論著，好像正在研究電玩遊戲《俠盜獵車手》的攻略方法。然而阿歷手上真的拿著一個黑色的遊戲機遙控器，那是用來控制為電車開路的無人駕駛坦克「粗齒鋸」。

「是何心豐告訴我的。」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箇中詳情，只是想不到她巧合地身在北角。」

葉向東發現西人用疑惑的眼神望著自己，立刻改變話題：
「你是如何打開獅子行的金庫大門的？」

「你記得我是犯了甚麼事要到赤柱監獄坐牢？」西人問。

葉向東想了一想，似乎想到答案了，便說：「你偷的那
五千萬不會就是存放在金庫裏吧？」

「當然不是。」西人苦笑道：「但我之所以能夠駭入銀行
電腦系統偷取那不義的五千萬，是因為我當時正是獅子總
行副總經理，金庫的運作——尤其是如何手動開關——我
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葉向東等待他說下去。

「當你們逃離了國金三期，我仍坐在控制室監視著你們
的動向，直到阿水炸掉金庫，從中取出了電磁脈衝彈之後……」西人咳了兩聲，呼吸似乎仍未暢順：「我便從
地底通道趕過去金庫，正好看見你與黑女巫在金庫的門
口……」

「黑女巫？你說是區穎吧？」葉向東恍然明白：「難怪在地底我們遇上了機械鬣狗，原來都是你帶來的！……後來你又替我打開金庫大門，那你一定知道我困在金庫裏時，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沒錯，我知道了你們的想法後，便把金庫大門關上，我也想不到黑女巫作了如此的決定……」西人頓了一頓，續道：「電磁脈衝彈爆發的一刻，藍色的光芒四射，我在監視器中只見藍色一片，然後所有電子設備都失靈了。」

「那即是說，你甚麼也沒有看到？」

「不！我立刻走到金庫的大門前，所有機械鬣狗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區穎呢？她在哪兒？」葉向東緊張地問。

「我也看不到她。」

葉向東難掩失望的神色，因一切線索又切斷了。

「但我猜她們的消失是因為相位轉移了。」可是西人卻說。

「相位轉移？」他又似乎看到絲絲希望。

「那是類似《星空奇遇記》中的把物質傳送的技術。」西人說。

「那有可能嗎？這可不是科幻小說啊！」

西人的眼神已經告訴他：真是無知。西人說：「據聞早在廿年前，俄羅斯政府已經能夠將量子成功地傳送，而美國史丹福大學與荷蘭伊福特科技大學也同樣做過類似的實驗……」

葉向東想起那兩隻居然會動的銅獅子，物件能隔空傳送也許已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

「而且，我在金庫控制室的門口找到這東西。」西人從懷中取出了一個由一大一小圓環組成的襟章。

「那是？」葉向東不明所以。

「雪姑七友的記號。」西人看到他不明白的樣子，再解釋說：「不是區穎小姐與阿水那一幫冒牌貨，而是引發三年前啟德爆炸案的那一班人。」

葉向東聽到「啟德爆炸案」幾個字時，眼前看到一片火光紅紅的幻影，毛管直豎起來。

他搖了搖頭，擺脫那不愉快的回憶。往寬闊的車窗外望去，發覺電車的前方便是一連串由拱橋桁架並行排列，形成所謂「馬氏彩虹拱橋」現代主義特色的圓拱屋頂，令前面建築物能以奇妙的拋物線型屋面變成獨一無二的存在。

然而，那個弧形的轉角立面設計及流線型深闊簷篷突出的建築物主入口上方，卻有一個早已支離破碎，遠看只像幾條樹根胡亂地糾結在一起的大型石製浮雕，告訴途人這兒雖然風光一時，但現已遭人遺棄多年。

「皇都戲院！我們進入了北角站的範圍了！」葉向東喜道。

「前面有幾輛巴士橫放在路中間，怎麼辦？」他聽到阿歷問道。

「左轉入春秧街吧！」何心豐說。

電車沒有停下來，便切換了路線，慢慢與粗齒鋸無人坦克左轉入北角道，經過幾間賣參茸海味的地舖，便往右拐，依著路軌來到春秧街。

那是北角一條有名的特色街道，電車的兩旁都是一些排檔與地攤，後面舊式大廈的地舖都賣著新鮮的蔬果與鮮肉，生果一箱一箱排在地上與架上任人選擇，豬肋骨一排一排掛滿肉檔的大門讓人指指點點，那根本就是香港最傳統露天市場的典型。

葉向東感到有點奇怪，但又說不出所以來，便跑到電車上層，從鳥瞰的角度往下望，整條街道與平常完全沒有分

別，整條電車路軌，仍然被大大小小的攤子、木頭手推車所淹沒！所不同的是，沒有看到平日黑壓壓的人頭，那擺在路邊向街坊敢死與電車硬碰硬兜售的菜販與肉販，也不見一人。

「那有甚麼好奇怪？」在葉向東身旁穿著外骨骼的老楊問道。

「就是感覺很不妥，你看！所有東西都照著往常一樣擺放著，連舖內的烏絲燈也沒有關上，就是一個人也看不到。」葉向東皺著眉仔細打量四周。

「有……有甚麼好奇怪？九成是他們走得很匆忙，甚麼東西也沒有收拾好啦！」在車尾的老蘇口中咬著不知從哪裏得來的蘋果：「啊……很爽甜！」

「真的嗎？給我一口！」老楊叫道。

「不……不行！我不喜歡吃人口水尾！」

「那我用一包薯片和你交換！」

「甚……甚麼嘛！你的薯片不是從我那兒偷來的嗎？」老蘇別過頭去：「用偷我的東西與我交換，你是傻的嗎？」

二老又再為小事吵了起來。

葉向東沒有心情看這對活寶貝你爭我搶，他再次望出窗外，嘗試逃避，哪怕是精神上的一剎那。也看到前方不遠處是一間傳統包餅工場，白底紅字的招牌寫著「明華餅家」，掛在店舖門面的正上方，下面則掛了一條黃色的宣傳橫幅「麵包餅食新鮮出爐」，而舖內空空盪盪，白色的瓷磚牆身配上大大小小的鐵盤平放在枱上，任人選購。

當他正懷念著那兒時的麵包香氣，一個人的黑影在工場內閃過。當葉向東再定神細看，一切也回復平靜，但他屈在心中的那種不安卻越是明顯，終於在一個舖位之後，在差不來街尾的位置找到答案。

9.4

「為甚麼停下來了？」潘進問道。

戴著遊戲機般虛擬真實眼鏡的何心豐，正以用來開路的粗齒鋸無人坦克的視角，看到前方的異動，他說：「有一個穿紅色大襖的小女孩在街尾的馬路中心，擋著我們的去路。」

「紅色大衣的小女孩？」在電車內通往上層的旋轉樓梯，葉向東在上層探頭下來，未等何心豐回答，便縮回上層，走到車頭前，啟動了智能眼鏡的夜視功能。

在一片灰色的街道與景物的中間，站立著一個穿著紅色仔襟、長及膝蓋大襖的小女孩，她長而捲曲的長髮放下到肩膀，由於她與葉向東有一段距離，他著實看不清她的臉龐。

「搞甚麼鬼？」葉向東自言自語地說：「白衣女鬼、紅衣女鬼後，現在是紅衣女孩嗎？」

「你真的很惹鬼呢！」老楊在旁邊調侃地說。

葉向東沒有心情，正要白老楊一眼作回應，粗齒鋸突然向電車的正上空開火，火光在葉向東面前閃過，嚇了他一跳。

「幹甚麼！」葉向東向下層叫道。

下層的人還沒有答上話來，他便感覺到有些東西從天空中飄下來。

「白色的？是雪？」葉向東說：「有甚麼可能？香港下雪了？」

「不是啦！是天台有東西飛下來！」阿歷大叫道。

葉向東仰頭一看，真的又有幾包又重又大的麻布袋從上空被人拋下來，都被粗齒鋸自動防衛系統一一打下來，爆開的麻布袋中的白色粉沫飄散，就像忽然下起大雪來，四周白茫茫一片。

「大雪」甚至飛入電車車箱之內，他伸手接著那些「飄雪」。當他仔細一看，然後在指尖一擦，心裏便大叫糟糕。

「快趴下！」他大聲叫道。

話還未說完，一道火線由二樓擲過來，葉向東定神一看，那是瓶頸著了火的天拿水樽。火花觸及「漫天飄雪」，居然「轟轟轟」爆炸起來，火舌直撲電車之內。

「那是甚麼鬼把戲了？」老楊及時蹲下來，火焰直衝車頂。

「粉塵爆炸！」葉向東說：「那些『飄雪』其實是麵粉！微細的麵粉具有非常大的表面面積與質量的比例，令物質燃燒的速率大大增加……」

「那即是好像大學生在宿舍裏玩麵粉派對時的爆炸啦？」老楊截停正要滔滔不絕的葉向東。

「對。」

本以為一下爆炸便一把火將所有空中的麵粉燒盡，誰知街道兩旁的唐樓不斷有人扔出麵粉與燃燒彈，令圍繞著粗齒鋸與電車的爆炸不斷。

「無人坦克的熱感應器完全失去功效了！」阿歷大叫道。

老蘇與潘進等開火還擊，可是躲在大廈內的人很熟悉室內的佈置，左閃右避，沒有一發射得中目標。

「都……都說AKMSU射不準的啦！若果比支AK47給我？哼！」老蘇叫道。

「那又怎樣？」

「我……蒼蠅也能射下來！」老蘇大笑。

「吹牛！」不知誰異口同聲說。

但是這樣的互相對攻卻無寸進的膠著狀態維持不到三十秒，一罐如奶粉罐般大小的圓鐵罐破窗而至，葉向東認得那個綠黃色的包裝招紙，那是名牌罐頭菠蘿。

「小心！是土製菠蘿！」老楊叫道。

葉向東看到滾動到腳邊的菠蘿罐頭，上面的包裝招紙用紅筆寫上了「同胞勿近」四隻大字。

他立時心知不妙。

就在快要爆炸的瞬間，葉向東再有騰雲的感覺。原來，老楊一手把他抬起，然後從窗口跳出了電車，在粗齒鋸上一踏一跳，來到春秧街的街尾，正好是剛才紅色大褸小女孩站著的位置。

紅褸女孩大吃一驚，像是要從大褸的褸袋中掏出某些東西來。

老楊本能手腕一反，拉一拉柄，確定子彈早在膛上，然後用槍嘴指著女孩，正要先發制人。

「住手！她只是個小女孩！」葉向東大聲叫道，雖然與老楊近在咫尺，卻一動不動，沒有阻止的意圖。

但不知哪裏竄出來的何心豐卻及時把AKMSU托高了，子彈沒有像老楊的想像般射中小女孩，而是在她身邊掠過。

畢竟小女孩並非日常訓練有素的童兵，火花與槍響在身邊擦過，嚇得腳也軟了，坐倒在地上。

「住手！她只是個小孩！」推開老楊之後，何心豐上前查看小女孩的情況：「你為甚麼會在這兒！讓我看看你有沒有受傷？」他一手把女孩手上的「土製菠蘿」取過來，然後扔到老遠的地方。

「拿著致命武器的人哪會是小孩子？」老楊抗辯說。

這句話同時也在葉向東的心中響起來。

老楊不是味兒，放下了葉向東後，轉身奔回電車的主戰場，頭也不回地說：「那就快點離開這兒，讓我先擋下他們！」

在車外的街道上，葉向東才看到包圍著他們的原來是一班上了年紀的老伯伯，驟眼看來每個人也年過七十，高矮肥瘦，各有特徵，但他們都身手不凡，在槍林彈雨下，一邊閃躲攻擊，一邊把土製菠蘿卡在粗齒鋸的履帶之中。接下來的幾下爆炸，也不知道是否破壞了無人坦克的機動性能。

因為剛才的槍聲與爆炸聲驚動了街道上的老者們，他們發現葉向東與何心豐這漏網之魚，兩眼像發出青光一樣，正要撲過來擊殺之。

「看來沒有受傷！快快躲到一旁，以免殃及池魚！」何心豐扶起小女孩說。

「我們也要快快逃跑吧！」葉向東回頭一瞥，見何心豐好

像塞了一些東西在她手中，但他無暇理會，半爬半走地向著糖水道的橋底跑去。

穿過糖水道落橋位那天花向下傾斜的隧道，從渣華道與馬寶道的轉角處都傳來叫囂的人聲。葉向東知道現在縱使停下來解釋，也會先給怒火中燒的人們五馬分屍。他只好決定右轉，向著英皇道方向衝過去。

「等等我！」他正要離開橋底的掩護時，後面傳來喘氣的呼叫聲。

葉向東回頭一看，原來是何心豐。

「運動不是我的專長……你要等一等我！」他喘著氣，越走越慢。

葉向東嘆了一口氣，看見身旁擺放了幾輛手推車，原本應該給住在附近的公公婆婆們來搬運紙皮木箱等回收廢料之用。他靈機一觸，選了一台放有幾個大紙皮箱的手推車，然後往何心豐的背後一推，何心豐便「坐」上了手推車。

「哎呀！你幹甚麼？」

他沒有回話，便使勁地往前推，想不到何心豐比想像中輕，在馬路上全速前進。可是葉向東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因為前方英皇道也人聲沸騰，似乎也早有埋伏。

「左邊！」不等何心豐說完，葉向東已拐了一彎，逃進旁邊的華宮大廈暫避。

9.5

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華宮大廈早於六十年代興建，是當時北角的主要地標之一。除了以層數及高度著稱之外，亦因為運用數座大樓底層相連的方式建築、共用商場與住宅升降機大堂的設計，在早期發展的香港算是最前衛大膽的嘗試。

雖然由地庫到三樓都是商場，但有別於千禧後大型商場開揚的格局，樓底較矮不用說，更重要的是這商場內全是小

店，橫街轉角極多，出入口也有數個，在裏面左穿右插，四通八達，很容易讓人有迷失的感覺。

「這個副場簡直就像個迷宮。」何心豐坐在手推車上，給葉向東推著走。

「這兒本來是間大型百貨公司，還聽說由幾個天皇級的大明星剪綵開幕。」葉向東說：「全哥曾說過，佈局要愈混亂，感覺愈有壓迫，商場就愈旺。」

環顧四周環境，小店極為密集，一百多呎已算是較大型的店舖，走廊東西隨意亂放，完全欠缺管理。現在所有店舖都已經關上了門，店內漆黑一片，在大停電後都沒有人再開動電錶房的總掣，走廊也幾乎都沒有燈光，只有隱隱約約地看到各個盡頭緊急出口的指示燈，根本無法辨認方向。

「全哥？」何心豐有點愕然道。

「噢，他是父親的消防局舊同事。」葉向東推著何心豐左轉右轉轉了數彎，來到一個商場內的十字路口，便停了下來。

「幹甚麼？」何心豐愕然地說，只聽到身後的不遠處傳來追趕的腳步聲。

葉向東二話不說拉他起身來，然後用力一推，把手推車推往右邊寬闊的走廊，手推車沒有停下來，而它的鐵輪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慢慢遠去。

「我們應該走哪一邊？」何心豐有點迷惑地說。

「這一邊。」葉向東便向較為狹窄的走廊走去。

葉向東心中竊笑，他自幼就在北角長大，華宮大廈的商場可是他每天流連忘返的地方。這次他有主場之利，莫說漆黑一片也不會迷路，就連哪兒地台不平向下傾斜也一清二楚，心中盤算著要如何借此機會查明一些真相。

當然所說的就是何心豐。

何心豐曾聲稱自己被同學朋輩欺凌，而一時失去理智接受網絡上流行的藍鯨自殺遊戲挑戰，協助北韓特務牡丹到文咸東街天台放置炸彈，甚至打算在屈地站畏罪自殺，但他在關鍵時刻卻突然改變初衷，反過來犧牲自己，協助葉向東與區穎阻止牡丹的計劃。

本來葉向東還天真地相信何心豐洗心革面，可是他依照「害羞鬼」的指示找到本來已經爆炸的工程車時，他就開始懷疑何心豐的說話，甚至猜測過「害羞鬼」就是何心豐本人。

事實是「害羞鬼」不是何心豐，可是他卻帶著老楊與老蘇等人來救了自己。

他究竟是甚麼人？動機是甚麼？他與「害羞鬼」有甚麼關係？

葉向東心想這次必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但是他也知道，何心豐不會輕易就範，和盤托出。他必須要設下一個佈局，令他不能不吐露真相。

就像他上次在屈地站時中了何心豐的詭計一樣。

他們經過櫥窗貼滿錢幣、郵票與小存章的「嘉成古玩店」，旁邊是間只有兩張殘舊油壓椅的「麗華上海理髮店」，一間貼滿性感內衣女模海報、專賣加加加大碼的「甜心女性內衣店」，對面則是掛糖果賣撈麵的「維他糖果」。

一直走下去，「思思女裝」、「德興男士用品」、「巨象性情趣商店」，甚至賣熟食魚蛋燒賣的「來來小食店」，轉角還有連續幾間以牡丹花作標記的沐足按摩店。

「我們好像在這兒兜著走？」何心豐說道。

「怎會？是你的錯覺而已。」葉向東說：「劊場就是如此，全哥所說的愈亂愈好的意思，除了貨物雜物在走廊上

亂放外，就是指商場內聚集了大量種類不一的小店，而且沒有計算哪家店應該放在一起，自然就雜亂無章，哪一條行看起來都一樣。而且要撇掉那些追上來的暴徒，唯有這樣走下去。」

他沒有察覺自己隨口說的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便輕輕推開了身旁的防煙門，再說：「先躲進來，看時機由後門逃出去吧！」

他們走進商場的後巷，石屎的牆身佈滿污漬，地上還有些不知名的水漚，發出一絲絲的腥臭與刺鼻的哥羅芳。

「那是甚麼味道？」何心豐立刻掩著嘴巴說。

「那是民間貼地的商場廁所味道啊。」葉向東說：「似乎你是如假包換的港孩。」

一想到他只是十四歲，自己會不會高估了他？



待續

作者：逆流而上

編輯：Margaret Miao

封面設計：Ryan Yeung

內文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

圖書分類：流行讀物／小說

ISBN：978-988-8822-28-7